

中山垒随想

□ 乌龙川人

关川河西岸、生态园东边，有一处颇为奇特的梯形构建，正好把道路居中分开，自然而然留出了两块小小的空地。南面的驮马拉车，威武强势，雄姿劲健，仿佛能一下子将纷乱的思绪带向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烽烟战火，亦更容易记忆起在这一片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场朝代更迭的战事。升级而上，好像要与四周的草树繁花、高楼大厦一样齐列了。伫立在女儿墙包围着的空旷平台，遥想一段历史，瞻仰一位人物，内心滋味杂呈，唏嘘不已。

北边中山垒的石碑勒刻了过去的故事，也记载了明将徐达作为中山王平西征程的艰难，尤其是又一次改写王朝的重大事件，既是故土早源的铭录和烙印，也是沧桑凝重的贫瘠生活里不可忘却的浓墨重彩。

好多年前，就见到过矗立在庄稼地里的福台墩，一个不很规则的黄土堆，上面平坦如砥。后来查找资料，总算明晰了其中的些许原委——这正是明洪武三年徐达与扩廓帖木儿对阵时明军所筑战垒，垒“高三丈、阔六丈，广八丈”（王黼堂《定西县志采访录》）。当地百姓免受战乱颠沛流离之苦，蒙其赐福，因呼为福台。抑或，这也就是一个村名的来由吧。

我理解，这是一场相当大的战役，从沈儿峪（山谷为峪，沈儿是藏语魔怪之地，沈儿峪即魔峪。今称大碱沟，沟东西走向，长40华里。）开始，首先取得了一场空前重大的胜利，一举扭转战局，然后一路追逐过平西城、上车道砚（岭），等跨越黄河的时候，元军已所剩无几，也就很正常地宣告了一个帝国的覆灭。

如今在新城开发的浪潮下，既有宽阔的道路、挺拔的楼群、秀美的花木，也保护和留存了往昔轰轰烈烈的一页，如是，更加合拍了一个地域的文化氛围和许许多多的心意感受。

面对新的垒台和旧的情事，不禁浮想联翩，感觉既不能丢弃前尘过往忙乱乱乱的岁月历程，又能够读懂新时期新时代日益飞快地进步，同时，要更透彻地感悟一个个世事安定、时时如意的祥和幸福日子，要更加珍爱、珍惜身边的一草一木一物一事，犹如古往今来的星月辰辉，唯有每一天升起灿烂的辉煌的太阳，才是人间最平顺、最和善、最纯粹的时光。

（作者为兰州市西固区作协会员）

（作者为兰州市西固区作协会员）

现了零的突破。

是他邀请国家画院副院长范扬、清华美院肖文飞、杨森峰等书画家来临洮举办展览，开展专题讲座10场（次），培训临洮县书画骨干200多人。还邀请省书协在临洮举办了省书协第十一期临洮书法培训班。他担任临洮画院院长、县文化馆、美术馆馆长以来，确立了“学术立馆、业务强馆、人才兴馆”的工作思路，临洮县文化馆2021年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评定为国家一级文化馆。

是他先后组织临洮县书画走出去，在省内外交流展30次。开展送书画下乡活动200多场次，先后为后地湾农户书写悬挂木刻楹联358幅；为连儿湾乡政府所在地题写门店匾额230多幅；为洮阳镇马家窑村等群众书写中堂对联1000多幅。他还参与编辑《黄文中杯—全国名家书法楹联作品集》《大道同源—临洮鹿邑书画联展作品集》《百年风华—临洮县中青年书画作品集》《爱尚山后地湾一定西市书画作品集》等多本专业书画集的作品。

他积极参与临洮岳麓山名人楹联牌匾的布局、征集、审核、联络等工作。目前已征集到全国名人名家的作品300多幅，并在木板上雕刻，挂在岳麓山门柱、廊厅、水榭、角楼等地方，已引起省内外文化界的关注，受到当地群众和游客的好评，为临洮文化灿烂的天空增添了一缕霞光。

纵观侯金喜的工作阅历和艺术人生，他把对生活工作的热情融入书法，又把书法的严谨洒脱带入生活工作，因而取得生活工作与艺术创作双丰收。我们衷心期待，侯金喜在书法艺术上不断创新、不断拓展，不断攀登新的高峰，给临洮、给陇中带来更多的“惊喜”。

一次，铁水换槽的时候火花四溅，波及到了20米外的我，烫破了防护服，以至于我的右腿被滚烫的铁水烧去了一片，跛了半个月。

40天的艰苦生活，当我领着用血汗换来的5200元钱时，跟陇西的一个同学结结实实的游览了一趟塘沽外滩，以至于太高兴迷了路，所幸的是在路途中间边走边打听，终于找到了回归路，有惊无险啊。

开学的第一周周末，很郑重的叫上了同班的山西“电脑通”同学，经过半天的比较、挑选，最终4200元购来了现在的这款笔记本电脑。

以后的日子里，我逐渐找回了自信。岁月如流水，载走人间多少沧桑岁月。现在这款电脑上，依然保存着当年班级活动的策划书，保存着系文艺晚会的流程稿，最宝贵的，是她用邮件给我发的一份份情书，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其实，太多的忙碌冲走了生活中的诗意，静下心来仔细凝思，原来我们的生活中竟潜藏着这么多的美好，让人遐思无限。这台电脑屏幕图片还是十年前的照片：天津海河边，徐徐清风，少年公子轻倚栏杆，一缕轻狂锁在眉峰。

成长是一段年华，这台笔记本电脑，清晰的记录着我在这十多年里奋斗的足迹。那些过往岁月里的张扬，那些蛰伏在青春中的梦想，一如时间酿造的烈酒，愈陈愈醇，愈久愈香。



春光回照(国画)

杨英俊 作

□ 写真

挥墨写人生 艺高事业成

——临洮县书协主席侯金喜述评

□ 于基高

餐，一天不见笔墨纸砚，便感觉心里痒痒的，就像人没吃饭很饥饿一样，不舒服。

提起侯金喜，我粗略地算了一下，有十个左右的称呼。叫他“侯金喜”者，是他中小学或农校的老师 and 同学；叫他“侯记者”“侯组长”，是他曾在县委宣传部报道组当过记者和副组长；叫他“侯乡长”“侯书记”“侯局长”，是他在乡镇、县局任过领导职务；叫他“侯馆长”，是他在县文化馆、美术馆兼任行政领导；叫他“侯主席”“侯老师”，是他正在担任临洮书协主席，市书协副主席，省书协草书委员会委员；“水木堂主”“侯哥”则是书画界朋友们对他的昵称。总之，从他的名字变化中，我们就能体会到侯金喜不平凡的人生岁月和艺术历练。

侯金喜在搞好自身创作的同时，对职责范围内的文化工作同样搞得风起云生。朋友们调侃说，侯金喜这个名字好，他在主持临洮画院、县美术馆工作九年、县文化馆工作四年多来，临洮的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惊喜”连连，“惊喜”不断。

是他先后动员鼓励全县书画作者20人（次）赴北京等地参加培训学习，助推全县书画人才快速成长。全县中书协会会员、中美协会会员在2012年实

现了零的突破。

关注渭源县的交通状况。《调查录》载：本邑只有南北蕃路一道，系狄道、陇西往来大路。计自狄道蕃站入县西北境之庆坪镇起，由此入东峪沟数里，度关山岭二十里，上山又五里，即抵县城北门外，绕城东行五里，至书院庄，十五里过鞞甲铺，即至陇西县境。此路共长五十五里……夏、秋两季且时有山洪暴冲之患，出此沟又须度越关山……山路陡峻，概可想见云。

自县城往官堡镇干路一道。计自县城西行三十里至温家川，又十里之峡口渡南川河，度山二十里至小南川，再行十里即抵官堡镇。由此南行往岷县、西行赴狄道，西南行往临潭，四通八达，均可往来。故此道为本邑扼要道路。自县城往南大寨镇支路一条，计自县城西行十五里过火烧寨，又行二十里即抵南大寨镇。由此西行十余里至周华寨，又十余里至马连滩，再西行二十里至陈家嘴，出境则往狄道支路云。

虽时过境迁，渭源的交通状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调查录》关于交通的记载对于研究渭源历史上的交通与军事仍然有参考价值。《调查录》全书共两万三千余字，虽然内容简略，不能全面反映渭源县各方面的情况，但其所具有的鲜明时代特征，保留的交通及民族关系史料仍对研究渭源乃至甘肃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为兰州市西固区作协会员）

装满青春回忆的“笔记本”

□ 金锐

办公途中，电脑出故障了，郁闷之余，翻来覆去敲了几下，竟然正常了。

十三年前的那个秋天，我风尘仆仆地从陇中赶到天津。第一节课上，辅导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谁带了笔记本，我霍地站起来，亮出了一本从老家带过去的巴掌大的日记本。

当然是一阵哄堂大笑，夹杂着嘲讽与鄙夷。下课后河北舍友说，笔记本就是笔记本电脑！

我当然不知道。

二十年从未踏出过远门，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小县城，晚自习后，看着大街上璀璨的灯火，感觉县城就是繁华的代名词。

取高考通知书的时候，看着“电子商务”这个专业，一脸懵懂，我没报这个专业啊！教务处的工作人员看出了我的心思，说那叫“服从调配”，还说这是个很时髦的专业。

高三复读了一年，书读到这份上，慌不择

□ 采 风

静静的吐曼河

□ 包永宁

吐曼河是喀什市的母亲河，它自北向南穿城而过，全程38公里，流经市区15公里，是古城工农业的“乳汁”。不是地道的喀什人或者老喀什，你极有可能不知道它抑或不了解它。和东湖南湖的华丽不同，吐曼河一年四季静静地流淌着，没有什么潮起潮落，即便是雨季洪水来临流量明显增多也没有什么喧嚣的声音，像一位质朴深沉的长者，历经岁月沧桑依然文静儒雅。吐曼河在维语中的意思为“雾河”，大概是一年中沿河流域的老城、东湖、南湖等地多次出现的浓雾天气而得名。每当出现那种云遮雾罩的美景，古城便增加了几分难得的柔情，置身其中总有亦真亦幻的超脱。

吐曼河虽然不大，却有大江大河的气质，它流速缓慢却充满张力，清澈却深不见底。沿河两岸花草茂密，芦苇常常把河水围得密不透风，要不是定期清理，有些河段轻易见不到它真容。

吐曼河的四季犹如人生的春夏秋冬。春天的吐曼河最有生机，湿漉漉的两岸尽是最先而来的春绿，随后垂柳依依，杏花、桃花还有那满地不知名的野花纷纷绽放，它最先报春，也最先春暖花开。那三三两两在静态的湖水中游玩的鸭子翻个路梗跳入河水又顺流而下，晃晃悠悠极了玩累了回家的孩子。

盛夏季节的古城酷热难耐，当你到了吐曼河这块风水宝地，就到了一块避暑的好地方。早晚休闲散步的人成群结队，即便是中午骄阳似火，那树下乘凉的

路，咬着牙，那就上吧！

编程跟网页设计是必修课，我们电商一班57名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机房一共32台电脑（有几台是坏的），所以这两门操作课的时候，意味着至少25名学员是“板凳”学员。

每周轮到这两门课，人多机少，很难占上电脑，所以，我基本上充当了一年的“板凳”学员。有一次下了决心，很早的去了机房，占了一台电脑，还是很老式的那种“大屁股”型，几分钟才能启动，主机箱那里发出沉重嘶吼声。

45分钟的课讲完后中场休息，带网页设计的老师照例巡查，在我身后踟蹰了数分钟，看着用手指一个个敲字的我，微微一笑：“我看了这里面最你不行！”

一句话，瞬间让我透心凉；一句话，瞬间让我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学不好专业，以后会找不到工作、会食不果腹、会浪迹街头！

（作者为兰州市西固区作协会员）

（作者为兰州市西固区作协会员）

（作者为兰州市西固区作协会员）

（作者为兰州市西固区作协会员）

（作者为兰州市西固区作协会员）

（作者为兰州市西固区作协会员）

（作者为兰州市西固区作协会员）

（作者为兰州市西固区作协会员）

人仍纹丝不动。赶上皓月当空和风习习的好天气，蝉鸣叫与清辉交织，一幅充满禅意的人间情境美不胜收，常常让你忘记了许多人生的苦恼。

秋日的吐曼河最让人心生羡慕，那凉爽的天气，那清澈的秋水，那不断变幻变红的秋叶总给你诸多启发，内心愈发沉静，身心一次又一次被深度沐浴。

冬天的吐曼河更加与世无争。当草木凋零行人匆匆，唯有它静静地流淌，虽有结冰却不封冻，赶上几场大雪便是银装素裹的世界，赏雪闹雪的人们乐此不疲。这时的吐曼河虽不冬眠却静得出奇，它已经开始孕育即将来临的春天。

这些年，政府下大力气美化城市环境，打造文明城市和全域旅游，吐曼河的治理就是一个重要项目。盛夏的一个清晨，难得有一份闲情逸致，从家门口南湖沿着吐曼河南段散步，不知什么时候河两岸已经打造成鸟语花香的公园，休闲散步的人来来往往十分惬意。于是边散步边把自己的“新发现”电话告知好友，没想到朋友调侃我落伍了，说那几早就是他们休闲健身的地方了。挂断电话一想，难怪朋友笑话自己连家门口的变化也不知道，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岗位，即便回家也是来去匆匆，被家人嘲笑为亲戚来了。正是一代又一代成边人默默无闻舍小家顾大家，才有了古城美好的前景。在如诗如画的河边散步，感受吐曼河深处的勃勃生机，满满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 篆刻



← 苦心人天不负

→ 白云恰惬意

篆刻 景永林 作

□ 史海钩沉

《渭源风土调查录》述略

□ 杨世明

（作者为兰州市西固区作协会员）

靖顺最早，授陕西平章宣抚使司都元帅，随大将军中山王徐达招抚十八族铁城、岷山等处有功，赐姓赵，更名安，改授临洮卫土官指挥同知，正统十七年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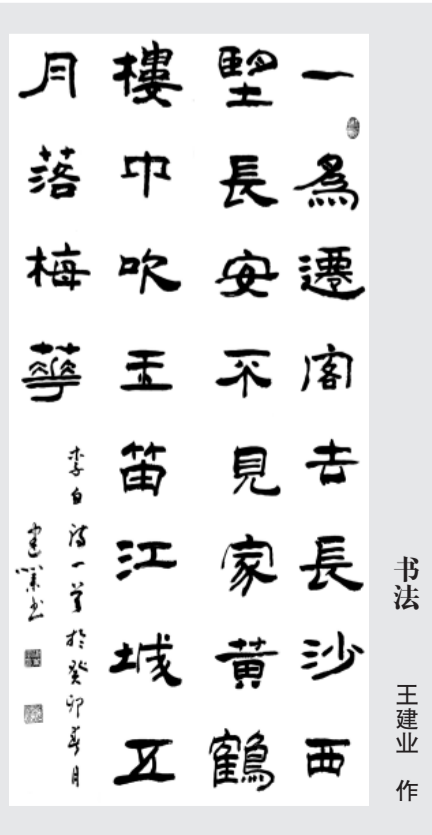
赵氏世居桧柏庄又名东庄，原属狄道管辖，清始移居县属之官堡镇，名所居曰桧柏新庄，所辖地面积纵横均约百余里，位居狄道之正北，本邑之西南面。其领土与县境官堡、乔家沟、大小南川各处犬牙相错……其辖境东北部全居土民，计分为桧柏、新城等十六族，习上与内地风俗无殊，西南部全属番民，又分为上、中、下三峒，习俗则自成风气矣……至其全境番土人口总额约共八九百户，男二千一百余丁，女一千六百余口，回民十余人，皆务耕牧……查赵土司原归狄道县属，但该土司所驻官堡镇则属渭邑，且其辖境乔家沟等地亦在渭源境，故仍收列。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成为中国第一个正式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较为系统、完整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重视历史教育，要求初等小学堂必须开展乡土历史教育，并颁布了《乡土志例目》，由此开启了我国近代乡土教育的先河。甘肃地区积极响应，编纂了大量乡土志，《渭源风土调查录》（下称《调查录》）即为其中之一。

《调查录》成书于“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二月十日。由署理渭源县调署岷伯县知事文廷美总纂，渭源县署民政科长兼承审员高光寿编辑，渭源县署总务科长兼微解处主任李继祖校对。

《调查录》的体例与清学部《乡土志例目》基本一致，分别为总纲、内务、实业、财政、教育、司法、交通、外交等八篇章六十八篇目。记载详录旧事，略于今事。

清晚期，渭源县遗留下来的方志仅有两部，一为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渭源县知事永宁人汪槐所撰《渭邑志序》，凡415字。《志》因兵燹亡失；二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江南吴江县人渭源县令张弘斌纂辑，清岁贡本县训导灵台人张淑孔修订的《康熙渭源县志》。从康熙二十八年至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的223年间，渭源县未重修县志。《调查录》的出现正好弥补了史料的不足，其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书法

王建业 作